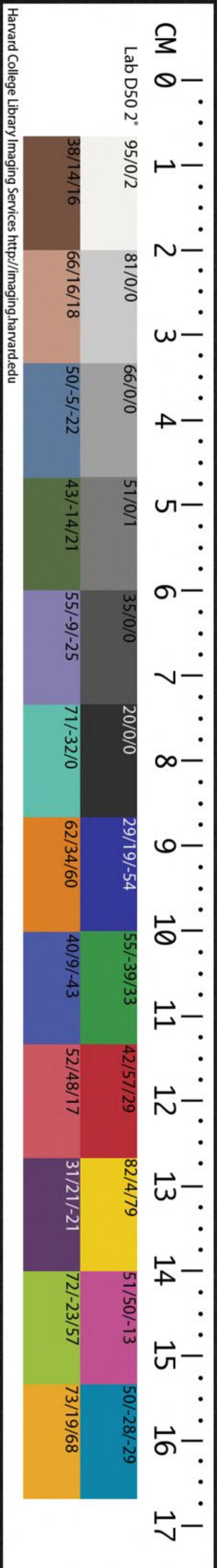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72516/7928 (100)

唐二子

卷之
百
百
卷



史緯卷二百二

唐書三十三

列傳

突厥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
 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
 置，班然可睹也。劉昫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
 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
 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防
 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周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蓋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高祖知魯元不能止張敖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

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家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虜相匹配。蒸母報子，從其汚俗，夫中國異於蠻夷者，以其有父子夫婦之別也。婉孌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耻也。逮及魏晉，羗狄近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牽羊之隸，齋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耜所出，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強也，竭人力以征之，及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疆

則進攻中國爲羗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養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鼓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焉。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夫禮讓所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異類也。織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

大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搏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要害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關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疆國今萬方之財皆貢京師而外有犬戎陷城數百內有方鎮戍兵三紀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力耕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

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他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富彊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卽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晁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又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勸農夫趣耕獲，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

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敝，車馬剝弱，天下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舍廣矣，金縉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於我哉。此厚賞之過。其三也。多喪兵士，亡失大都，不過削其勲階，置之散地，刑戮刀鋸，曾不相及。歲月未更，已立於壇坫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內使，互相指揮，或曰爲

偃月或曰爲魚麗三軍萬夫旋轉翔佯。悞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興師命將五敗。益甚。能加威於外虜。哉。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遺鏃。不能殺一戎。會戎多疫死。自度不能留。乃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章臯。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人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雋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

是羣蠻常有屠蜀

唐重征者欲啟之以幸非常

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

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

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則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

巴蜀憂危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樞三州度要害募卒以

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

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備寇鈔歲遣廉吏稽視屯卒則官

省餽運吏少侵牟此其策之可施行者故著之於篇凡突厥

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北狄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

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由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於蠕蠕種裔

繁衍至吐門遂強人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
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與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
葉護可汗建廷都斤山隋末始畢可汗立隋妻以義成公主
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之竇建德薛
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悉臣事之控弦百萬戎狄
之疆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司馬劉文静往聘與連和始
畢使特勒康利送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恃功橫
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勤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
升御坐是歲始單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
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

河與劉武周合將侵太原
病死帝爲發哀長樂門詔羣臣
卽館弔其使遣使者持以
三萬賻之弟處羅立遣使來告
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
襲譽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
復妻義成公主迎蕭后
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立
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
孫之有衆萬人居於定襄秦王討
武周處羅遣弟步利以騎
于會并州多掠婦女而去明年
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
不吉左右皆諫之處羅曰我先人
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
祥卜之不吉意者神無知乎我自
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
如夜俄疽發死弟頡利立薛舉陷
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光
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會

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請還五原地。頡利從之，且發兵會秦王軍處羅子郁射，以所部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義成楊諸女也，其弟舍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啟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今天子非隋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德。」頡利然之，故每歲入寇，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驕氣警然，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須求，帝方經累大下，故屈禮之，贈賚不貲。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大恩擊卻之。頡利執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壽、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頡利寇代州，以永安王孝基畧河東，犯原

州，入延州塞。明年，還瓌等請和，以魚膠爲贄，云固二國之好也。帝厚賜其使，特勒熱寒等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饑馬邑可圖，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期，大恩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頡利復率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鈔汾路掠男女五千，轉寇原靈間。詔太子建成出幽州道，秦王出蒲州道擊之。李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伺其歸，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獲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顛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拒之。頡利聞秦王至，引出塞。王師還。七年，君璋與虜入原朔忻并

剽掠騷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豳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太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爲深入我秦王也故自來與可汗決我纔百騎耳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汝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何無香火情亦能一決乎突利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頗疑之遣使者來曰王母苦我不欲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遂不戰頡利不能強之乃使特勤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自託於王爲兄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

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突厥旣歲盜邊羣臣說帝遷都秦王曰夷狄自古爲邊患未聞中國爲遷都也帝乃止頡利已和遂解還遣使來請互市帝許之八年頡利攻靈朔代州都督蘭暮戰敗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至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屈於虜以紓邊今卒敗約朕將滅之命有司易書爲詔虜圍并州轉擾潞沁張璟戰於大谷敗績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所破九年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於靈州虜引去復寇西會州往來隴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

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於涇陽獲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大言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面約和好，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不可勝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疆，耶今當先戮爾。思力懼，叩頭請命。蕭瑀封德彝請帝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帝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幟鮮明，部隊整肅，虜大駭。帝麾軍而陣，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不能

帝太宗也

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以破其謀。彼人旣淡懼，不能返，以戰則克，以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此來，諸將多請戰，陛下不聽，何也。帝曰：可汗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甚易。我救李靖潛師幽州，大軍躡其後，靖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卽位，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我爲怨，禍未有艾也。今啖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貞觀元年，薛延陀諸部叛，頡利使突利討之，不勝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明年突利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

宗已受
但未改
元耳

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屯太原，經畧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俱出，三月並明，赤氣滿野，彼見災異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起墓，媿鬼神也。兄弟不和，內相殘殺，不睦親也。有是四者，國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鄣塞乎？頡利得華人趙得言，委信之，斥遠宗族，不用典師入邊，下不堪命。哀歛苛重，諸部愈貳。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於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

古僕骨、同羅諸部渠長皆來朝。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蔭奈帥所部來奔，捷書日至。帝喜，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而臣之，朕常痛心疾首，思刷恥於天下。今諸將所向，輒克遂有成功，天所命也。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屯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瓘請劾治。帝曰：天

見真英明之

靖了靖事
那管唐儉
生死

下未一人。心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頡利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言射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騎千里馬。獨奔沙鉢羅。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以衆降。國遂亡。唐之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赦其罪。還其家屬。館於太僕。稟食之。奇落分思結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長舉七城以獻。以其地爲西伊州。詔曰。突厥往逢癘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脯酒祭爲瘞藏之。又以隋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賫金帛贖男女八

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延中鬱鬱。不自聊。與家人悲歌泣下。狀貌羸瘠。帝見而憐之。以虢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拜爲刺史。辭不往。乃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帝賜諸婦品。供羅支妻與焉。其母後至。不得給。羅支夫婦不敢嘗。帝聞歎曰。仁孝之性。詎限華夷哉。命賜其母。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吐谷渾邪哀慟自殺。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家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記其事於碑。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啟民可汗弟也。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

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民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畱五原塞全其部以爲扞蔽秘書監魏徵言突厥世爲中國仇彼鳥獸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彊則叛其天性也今其來降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十年孳息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有阻夷狄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將世世懷德何叛爲徵曰魏時胡落分處近郡及晉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

梁必

逐出之帝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遺患者也彥博曰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背叛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處之內地訓以禮法教以耕織又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有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言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御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割頡利故地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

妻頡利以突利爲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歛取無法，其下不附。故薛延陀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突利大敗，頡利囚之。久乃赦出。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敗，徵兵於突利，突利不從。因相攻，突利請入朝。及至禮，見良厚，徹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王。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啟民破亡，隋則復之，而父始畢棄德，不報反爲隋敵。爾今歸我，我監前弊，故不立爾爲可汗。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爲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入朝死道中。帝爲舉哀。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謂其黨曰：「我聞晉王夜得辟仗出，我

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洩，卽射中營，謀而殺人。衛士擊之走，殺廐人取馬，欲度渭。徼邏禽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可汗，賜姓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初與頡利俱禽，太宗授化州都督，封懷化王。統頡利故部居河南，至是徙居河北。思摩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殘暴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便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磧以北，薛延陀主之。其南突厥

保之各守而境無相侵犯有負約者我以兵誅之思摩乃行
帝為置酒謂思摩曰人情時一草一木見其滋庶猶以為喜
况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時以爾父母墳墓在河北
今復爾舊廷故賜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
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事唐以報厚德詔
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授册賜鼓
纛又詔阿史那忠為左賢王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相之薛
延陀聞突厥之北度積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
毋相侵謹奉詔然突厥好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
陛下滅其國不收種落為奴婢以賞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

待是

夷夏不相
為謀思摩
不忘唐故
不能國

社率竟反其不可信明甚後若有亂請為陛下誅之十五年
思摩帥眾十餘萬馬九萬匹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
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
謝曰蒙恩立為落長實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
如薛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下多携背思摩
因入朝願留宿衛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為吮血
其顧厚如此卒贈兵部尚書陪葬昭陵那泥孰蘇尼失子也
始歸國妻以宗女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
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眾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
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邈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為君

者豈有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隋氏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閔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薛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淡矣。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患，思摩衆既南，車鼻遂盜有其地。

車鼻，阿史那族也。世爲小可汗，頡利敗，諸部謀立車鼻。會薛延陀稱可汗，攻之。車鼻率所部竄於金山，其地三垂斗絕，唯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葛邏祿北結骨皆統之時，時出掠薛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貞觀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獻方物，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

然，無人朝意。華謀與葛邏祿劫車鼻，車鼻覺之，華與車鼻子陟苾鬪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兵擊之。其酋長多降，侃攻阿息山，車鼻部落不肯戰。車鼻携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時高宗即位，責之曰：「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獻俘社廟及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以其子羯漫陀爲新黎州都督。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斝、賀國等八州，卽擢領酋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都護爲

瀚海領回紇徙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
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其南隸雲中雲中本義成公主所居頡
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
盛請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
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都護帝封禪都護葛
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巴封詔勒名於封禪
碑廢並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
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匄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
以單于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討之恃
勝不設備會雨雪士凍寒反爲虜襲大敗殺畧萬餘人大智

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嗣業流桂州更拜裴行儉爲定襄道
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等討之兵三十萬明年行儉戰
於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匄以降禽溫傳奉職酋長以還
永隆中溫傳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度河立爲可汗
諸部嚮應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
曹懷舜副之謀者給言伏念溫傳係黑沙饑甚可輕騎取也
懷舜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不見虜引還至長城遇溫傳與
戰所殺相當行儉屯陘口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
遇懷舜戰敗奔雲中士卒死者不可勝算懷舜與伏念盟乃
還伏念畱輜重妻子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懷舜行儉遣部將

掩取之、伏念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兵躡之、伏念不設備、惶駭不能戰、遂執溫傳以降、行儉送京師、斬東市、伏念既敗、族人骨咄祿嘯聚亡散、保總材山、徙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強、大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設、咄悉訶爲葉護、時阿史德元珍爲單于府長史、王本立所囚、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之以贖罪、至卽降骨咄祿、引兵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媯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陽曲道總管淳于處平戰於忻州、

死者五千人、更以韋待價爲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復入朔州、常之與戰於黃花堆、敗之、追奔四十里、遯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纓寶璧募謀出塞二千里、虜無備、趨襲之、將至、亡卒以告、虜整衆出死戰、寶璧大敗、逃還、舉軍沒、武后怒、誅之、而元珍爲突騎施所殺、天授初、骨咄祿死、默啜自立爲可汗、攻靈州、殺畧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大總管、李昭德爲長史、蘇味道爲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鴈門道總管王孝傑、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而還、詔孝傑爲朔方道總管、備邊契丹、李盡忠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授左衛大將

軍拜遷善可汗，默啜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李萬榮妻子，輜重契丹崩潰，后冊默啜爲大單于，未及命，攻靈勝二州，爲屯將所敗，復遣使者謝，請爲后子，且言有女，願女諸王，求粟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及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后不許，默啜怒，爲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納言，姚璿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由是突厥遂強，命淮南王武延秀娶其女爲妃，詔聞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一二人，在我當立之，乃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

不濟

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畜則降，入圍媯檀，后詔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沙陀忠義爲西道總管，張仁亶爲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閻敬容爲後軍總管，兵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屠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廬舍，鄉聚爲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虜圍趙州，長史唐波若應之，殺刺史高叡，進攻相州，詔沙陀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爲後軍總管，福富順爲奇兵總管，擊之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大元帥，以狄仁傑爲副，宋玄爽爲長史，霍獻可爲司馬，吉頊爲監軍使，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

帛子女盡剽有之諸將顧望不敢戰獨仁傑以兵追之不及
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兵與頡利時畧等地縱廣萬里諸
蕃悉聽命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以魏元忠爲天兵軍大總
管妻師德副之以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復盜邊詔
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與元忠擊之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
鹽夏掠羊馬十萬遂圍并州以薛季昶爲山東防禦大使節
度滄瀛幽易恒定媯檀平州軍以張仁亶統清夷障塞兵與
季昶犄角虜入代忻殺畧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賀達干請進
女女皇太子子后許之默啜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
許婚后厚禮其使中宗卽位寇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

義與戰不勝死者數萬人遂入原會取牧馬帝詔絕婚購斬
默啜者王之默啜殺行人鴻臚卿臧思言詔張仁亶爲朔方
道大總管屯邊明年築三受降於河外郵絕寇路睿宗立又
請和親詔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
軍孫佺與奚戰爲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玄宗立絕和
親默啜遣子楊我支入宿衛固求婚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
之下書諭慰明年使子同俄火拔攻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
斬同俄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携妻子來奔默啜年老昏暴部
落怨畔十姓咄陸等降葛邏祿及大漠陰山玄池都督朱斯
等皆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薛訥節度赤水建康河

我欲進女
爾卒不至
我乃以宗
女妻之辱
甚矣

源等軍屯涼州郭虔瓘節度和戎大武并州等軍屯并州撫
新附檢鈔暴默啜屢擊葛邏祿等詔在所都護總管倚角應
援虜勢寢削其婿高文簡與跋跌諸部合萬餘帳相繼款邊
詔內之河南拜文簡遼西郡王默啜討九姓戰磧北九姓潰
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薛訥朔方道大總管備邊詔金
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
討九姓拔野古戰於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歸不爲備道
出大林中拔野古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送入蕃使郝靈佺
傳首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立其兄默棘連爲可汗盡殺默啜
用事臣惟噉欲谷以女婆訶爲默棘連可敦獨免廢歸後蘇

祿自爲可汗部種多貳默棘連乃召噉欲谷與謀事時年七
十餘爲衆所尊跋跌諸部自河曲歸之初單于副都護張知
運盡歛降戶兵器戎人怨怒及姜晦爲巡邊使諸戎遮訴今
禁弓矢無以射獵爲生晦還之降虜遂攻知運禽之將送突
厥朔方總管薛訥追之衆釋知運去默棘連旣得降胡欲入
寇噉欲谷曰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間且我兵新集未可
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噉欲谷曰突厥衆不敵
唐百分之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疆則進取
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禽
且佛老教人仁弱非用武術也默棘連乃遣使請和帝不許

我知中國
詳悉如此

詔以王駿爲朔方道大總管發蕃漢士三十萬期八年秋集
稽落水。上使拔悉密奚契丹分道掩其牙。默棘連大恐。噉欲
谷曰。拔悉密在北。廷與二蕃相距遠。必不能入。戰與張嘉貞
有隙。必相執異。亦不能來。卽皆來。我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
竭。自去。拔悉密輕而好利。擊之可取也。拔悉密引衆逼突厥
牙。知駿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敵兵千里遠
出。士殊死鬪。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距北廷三百里。乃分兵
由他道襲拔其城。急擊拔悉密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亭。掠
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元澄勒兵討捕。噉欲谷曰。敬述若城守
當引去。如兵出。吾與決戰。必有功。澄令於軍曰。羸臂持滿外

注會大寒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由是大敗突厥。遂大振。盡有
默啜餘衆。明年回乞和。請父事天子。詔許之。連歲遣使獻方
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之。兵
部郎中裴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說
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弟
闕善戰。噉欲谷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虜知我舉國東巡。有
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請召其大臣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
往諭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噉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
犬出也。唐與爲婚。奚契丹我奴役也。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
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婚可乎。默棘連曰。不然。

二蕃皆賜姓而得尚主云何不可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得爲諸國笑振許爲請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兕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阿史德奉兕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饑欲食乎對曰仰觀弧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爲飽也因遣大臣入朝吐蕃遺書約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遺書約連和鈔邊默棘連不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十九年闕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奉詔弔祭帝爲刻辭於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

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爲未嘗有默棘連見之必悲泣默棘連請婚旣勤帝許之遣哥解栗必來謝請婚期俄爲梅錄啜所毒殺梅錄啜乃卒帝爲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其子伊然立八年卒弟登利立遣使伊難知朝正月獻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子登利幼其母婆訶預政與小臣旣斯達干亂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設登利與母誘斬西設奪其兵左設判闕攻登利殺之骨咄葉護殺判闕自立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並起攻骨咄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爲可汗回紇葛邏祿爲左右葉護國人奉判闕子米施爲可汗帝使

使者諭令內附米施不聽拔悉蜜三部共攻之殺米施傳首京師其弟白着立突厥大亂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抵薩河內山擊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其右未下而回紇裴羅定其國殺白着傳首婆旬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封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其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達頭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與啟民可汗歲以兵相加隋助啟民達頭敗奔吐谷渾及其孫射匱可汗建廷龜茲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之東突厥曷薩

那可汗從煬帝征高麗宇文化及之亂遁歸高祖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高祖不許群臣曰存一人失一國不可秦王曰人來歸我殺之不祥帝竟密縱使者戕之約與并力討東突厥射匱死弟統葉護立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延於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命吐屯監統以督賦入遣使來求婚帝問群臣曰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婚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許婚以震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乃許婚詔高平王道立使其國統葉護喜遣真珠統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東突厥犯邊西道梗

澁頡利遣謂統葉護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統葉護以故未克。昏自負其疆，不以恩結。下衆多叛去，其諸父莫賀咄殺之，自立爲可汗。統葉護子啞力亦立爲可汗，分王其國。拏鬪不解，莫賀咄爲其衆所殺。啞力亦爲其下所逐，走康居死。國人立泥孰爲可汗，其父莫賀設武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爲昆弟。泥孰旣立，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爲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巨萬。泥孰遣使謝。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无忌曰：「今蠻夷率服於古，何如？」无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帝頓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泥孰死，弟啞利失立爲可汗，而西部

立欲谷爲可汗，與啞利失交戰，殺傷不可勝計。乃約河以西，受令於欲谷。其東啞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爲二。欲谷建廷鏃曷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悉附之。攻啞利失，啞利失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畢賀咄爲可汗。太宗詔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廷。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國皆屬之。欲谷與畢賀咄數交戰，會二可汗使者來，帝敕以敦睦，令各罷兵。欲谷不聽，攻畢賀咄殺之，并其國。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欲谷以處月處蜜兵圍天山，不克。孝恪追北，拔處月城，斬千餘級，降處蜜部而歸。其下舉兵襲欲谷，國大亂。欲谷

保白水胡城弩失畢遣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
溫無隱持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毗射
匱爲可汗射匱改館使者悉還之使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
城欲谷勒兵出戰弩失畢敗走欲谷乘勝招徠舊部部人曰
殺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欲谷自知衆怨乃走吐火羅射
匱遣使者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
嶺五國爲聘禮不從初欲谷以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川射
匱迫逐賀魯賀魯舉所部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茲請爲鄉
導詔授崑丘道總管遣子啞運入宿衛拜中郎將遣還啞運
勸賀魯引而西取欲谷故地建牙於千泉自稱爲可汗統咄

陸已死
弩失畢已
走此其部
落沿舊名

陸弩失畢十姓兵數十萬遂寇廷州破數縣殺掠數千人去
詔梁建方裴苾何力爲弓月道總管高德逸薩孤吳仁爲副
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上言安中國以信
御夷狄以權理有變通賀魯係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
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牽連諸國必遠
迹遁去且兵本誅賀魯其處月處蜜等各欲自免若畱不進
彼與賀魯合矣今雖嚴冬兵苦寒凍然不可久畱使賊得堅
黨附請寬處月處蜜等罪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
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蜜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太軍
住憑洛水上爲之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戎人藉唐兵爲羽

翼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魯必亡矣上然之詔弘義佐建方經畧之處月朱邪孤注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攻之衆潰追五百里斬孤注等九千級虜其帥六十復遣程知節爲葱山道大總管率諸將進討知節擊歌邏祿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別帳於鷹娑川斬首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顯慶初擢定方伊麗道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窮討詔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爲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嫩獨祿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當

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注口以騎陣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干等二百人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定方命嗣業趨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兵踵後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雪凍風冽虜謂我不能師當掩其不虞緩則遁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方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纛器械賀魯走度伊麗水處月處蜜諸部皆下定方追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至石國蘇咄城馬

疲從者饑，齋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涅達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嗣業兵至，取之，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齒，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尚何道？」聞漢法殺人於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賀魯既至，帝將獻昭陵，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於廟。今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於，是獻昭陵，赦不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諸部，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

十萬以光祿卿盧承慶持冊命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從興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誣彌射謀反，海政誅之。步真亦病死，詔以阿史那都支爲匭延都督，安輯其衆。都支自號十姓可汗，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冊送波斯王子道出十姓，都支不疑，上謁，遂禽之。長安中以阿史那獻襲興昔亡可汗，磧西節度使獻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璽書嘉慰。葛邏祿內屬，默啜侵掠之，突騎施幸邊隙，將取四鎮，葛邏祿與獻擊之。帝詔邊帥與相經畧，宰相宋璟、蘇頌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大者傷，小者滅，乃我之利，不必參以兵事。」乃止。獻以突騎施彊，狼不能制，歸長安，卒。詔以步

負莫出突
騎施別部

真魯孫昕爲十姓可汗，冊其妻李氏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昕至俱蘭城，爲賀莫咄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將軍。西突厥遂亡。

突騎施，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滅隸斛瑟羅，部長烏質勒能撫下諸胡，順附乃置二十都督，兵各七千。盡并斛瑟羅地，以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爲小牙。遣子遮弩來朝，神龍中封懷德王。烏質勒死，子娑葛襲爵。詔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賜宮人四。娑葛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列萬騎羽林二仗引見。勞賜娑葛惡大將闕啜忠節，訟其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楚客以御史

中丞馮嘉賓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往來，娑葛邏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寇邊，安西都護牛師獎戰於火燒城，師獎敗死。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言娑葛狀直，宜見赦，詔許之。西土遂定。娑葛與遮弩分治其部，遮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爲鄉導攻娑葛。默啜畱遮弩，自以兵二萬擊娑葛。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安能盡心事我乎？皆殺之。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啜蘇祿，哀拾餘衆，自爲可汗。蘇祿善撫循其下，部種至二十萬。復雄西域。開元五年來朝，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順國公，賜錦袍鈿帶爲金方道經畧大使。蘇祿詭猾，交通吐蕃，天子羈縻之，進忠順可

汗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之蘇祿立三國女並爲可敦遣人鬻馬於安西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曰阿史那女敢宣教耶咎其使不報蘇祿怒結吐蕃舉兵掠四鎮暹入輔政趙頤貞代爲都護蘇祿聞暹爲宰相乃引去遣葉支阿布思來朝玄宗饗之會東突厥使者亦來與爭長曰突騎施國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蘇祿使者曰宴乃爲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幄而蘇祿使者西席乃克宴蘇祿晚年病風不事事時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其種人謂娑葛部爲黃姓蘇祿部爲黑姓更相猜讎莫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立蘇祿子吐火

仙爲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共攻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之達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等擊吐火仙禽之疏勒鎮守使夫蒙靈磔斬黑姓可汗收交河公主而還西方諸國皆降嘉運俘吐火仙獻大廟天子赦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領突騎施所部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誘諸落叛詔嘉運撫諭乃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以昕爲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但蘭城爲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磔斬之天寶元年突騎施部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爲可汗數通貢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爲可汗亦賜

詔冊至德後黃姓亦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乾元
中二姓微臣附回鶻及回鶻滅餘部保金莎領衆二十萬

吐蕃

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
并諸羌其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
妻曰末蒙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
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而不處聯毳以居號
拂廬人多老壽至百餘歲凝麩爲盃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
漿以飲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剔劓
以皮爲鞭扶之從喜怒無常算貴壯賤老母拜子子傲父重

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者垂狐尾以示辱不得列於
人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
銀鶻甚急鶻益多其畜牧逐水草無常所鎧冑精良衣之周
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傷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其兵法
嚴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君臣五六人爲友曰共命君
死皆自殺以殉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
一大盟用人馬牛驢爲牲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
裔曰弄贊慷慨才雄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
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往聘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
尚公主乃遣使齎帛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

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渾走青海之陰盡收其貨畜又攻黨項白蘭羗破之勒兵二十萬人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爲所敗屬羗皆叛以應之詔侯君集爲大總管出當彌道執失思力出白蘭道牛進達出濶水道劉蘭出洮河道並爲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鑿其營斬首千級初弄贊入寇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去遣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弄贊獻黃金五千兩他寶稱是以爲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

築館於河源弄贊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殊自愧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吐蕃以赭塗面公主惡之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襁褓屬襲紈緇爲華風遣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陳指日凱旋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也臣謹冶黃金爲鴈以獻其高八尺中實酒三斛高宗卽位擢駙馬都尉弄贊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賓王賜予優渥請蠶種酒人與碾磴諸工詔許之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其孫悉弄立幼不能治事祿東

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盞金頗羅等復請昏會吐谷渾內
 附祿東贊率兵擊破之慕容諾葛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
 涼州詔左武侯大將軍蘇定方為定集大使以定其亂吐蕃
 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太宗時東贊入朝應
 對合旨擢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東贊言先臣
 曾為臣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敢辭帝欲懷
 以恩卒妻之至是死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于曰勃論
 兄弟並當國每歲入寇咸亨元年殘羈縻十八州取龜茲撥
 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薛仁貴為邏娑道大總管率師
 十萬討之至大非川為欽陵所敗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吐

吐谷渾此云
 修好蓋吐
 谷渾喪地
 逃於他所
 故下文云

蕃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問曰贊普孰與其
 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逮然勤自汗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
 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暑凝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
 處施廬帳其器用不足當中國萬分之一但上下一力因人
 所利而行是以能久而疆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
 吐蕃奪其土地薛仁貴往定慕容氏又擊之而寇我涼州何
 耶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他非所聞帝躡其答上元二年
 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修好帝不聽明年攻鄯
 廓河芳四州殺畧吏民及馬牛萬計進攻疊州又攻扶州詔
 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命李

吐蕃以吐
谷渾黨項
兵東略武
功詳吐谷
渾傳

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代仁軌下詔募猛士不限籍役罪負
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於青海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吐
蕃壓王師而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斫其
營虜驚自相輔藉死者甚衆乃引去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
弩悉弄立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會葬明年贊婆率兵
三萬攻河源敬玄與戰於湟川敗績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
夜擣其營贊婆引去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畧大使乃嚴烽燧
開屯田虜謀稍折初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逼吐蕃後生羗
導虜取之因并西洱河諸蠻盡臣羊同黨項諸羗其地東與
松茂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萬餘里漢魏

諸戎所無也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弔祠永昌三年
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黨項種三十萬降武后以張玄遇
爲安撫使率兵二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酋
咎插率羗蠻八千降玄遇卽其部置葉州以咎插爲刺史是
歲詔王孝傑爲武威道總管率西川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
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
護府於龜茲議者請廢四鎮右史崔融曰戎狄爲中國患尚
矣漢高祖以百萬衆困於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
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度河湟築令
居以絕南羗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領府庫殫士馬

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權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鳴鼓長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不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服南羗。南羗連衡。河西必危矣。四鎮乃不廢。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與戰於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求罷

四鎮兵。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祿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每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使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久爲唐編民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耶。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磧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萬里外耶。且四夷唐皆臣。并之。而吐蕃獨在者。徒以吾兄弟。小心能相保耳。十姓侯斤。距我。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浹旬而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河關。

源阻與唐必不能入，恐彼爲吐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闕諸部也。甘涼拒磧石道二千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臂。今棄不爲，亦無虞於我矣。使使者固請，元振力言不可許，乃止。欽陵諸弟皆領方面兵，爲邊患幾三十年。欽陵專國久，兄弟有才智，畧衆憚之。器弩悉弄，旣長，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巖等圖之。欽陵提兵在外，贊普託言出獵，勒兵執其親黨三千餘人，殺之。遣人召欽陵贊婆，欽陵不至。贊普自討之。欽陵兵潰自殺。贊婆曰：所部及兒子莽布支等，歛塞詔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輔國大將軍，歸德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贊婆領步兵戍

河源，病死。詔遣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總管，率大使唐休璟討吐蕃，斬首二千級。贊普自將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乃獻黃金良馬求昏。虜南屬帳叛，贊普討之，死於軍。國人立棄隸，踏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請討姚州蠻，以削吐蕃鄉導。蠻酋殺知古，進攻蜀漢。詔唐九徵爲姚州蠻道討擊使，擊之。虜以鐵絙爲梁於漾濞二水，以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梁，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中宗景龍三年，吐蕃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帝念主幼，賜錦繒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

守禮童懷
之子其女
中宗姪孫
女也

若不許昏
誰能強之
何苦如此
豈涕出而
交吳與

節護送帝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
歔爲改始平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自
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厚餉矩表請河西九曲爲公
主湯沐詔與之地九曲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
益雄張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全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
境於河源帝令姚崇報書而全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蘭
渭掠監馬楊矩自殺詔薛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晙等并力
攻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晙等戰於武階斬首萬七千獲
馬羊二十萬虜復戰晙子軍使海賓戰死晙不顧急擊之虜
大敗相枕藉死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宰相言吐蕃本以河

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距積石二百里今旣負約請毀
橋復守河如舊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
主公主上書求修好因奉寶瓶及栴以獻帝禮其使厚賜贊
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
北廷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
入吐蕃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
忙夾擊之吐蕃死者數萬多獲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十二
年隴右節度使王君奐攻吐蕃破之悉諾邏攻甘州焚鄉聚
君奐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寒凍乃趨西道以歸君奐豫
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無所牧馬死過半君奐率秦州都

督張景順約齊窮蹙出青海西冰合師乘而度時虜已踰大非山畱輜重疲弱濱海行君奭縱兵俘之以旋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畧相當甘涼河鄯之人調發甚困願聽其和帝方寵君奭不聽悉諾邏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寇安西副都護趙頤貞擊却之會君奭爲回紇所殺帝以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嵩縱反間殺悉諾邏鄯州都督張志亮破大莫門城焚橐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射虜破之初連城下斬副將一獲首級五千虜慟而走山明年守珪破虜大同軍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置振武軍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戰功者軍

士自陳將吏皆斬逗留者舉隊如軍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請盟忠王友皇甫惟明言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從之詔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乃舅之顯親也曩爲李知古等交構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公主之故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將讒害如蒙澄亮萬死不恨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恠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名悉臘畧通華文旣宴與語賜紫服金魚名悉臘受服辭魚曰國無是不敢當帝

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
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可許乃以赤嶺為界表以大
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賜之詔工部尚書李嵩往聘賜物萬
計吐蕃遣使納貢并以幣器徧遺執政寶器數百具制治詭
殊詔置提象門示羣臣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
罷兵不聽卒破其國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時疆畔皆立屯
守捉希逸謂虜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請皆罷守備以便人
乞力徐曰脫掩吾不備奈何希逸乃刑白犬而盟悉撤障壁
虜畜牧被野明年廉史孫誨奏事言虜無備可取帝遣內監
趙惠琮往按狀小人欲微幸因共矯詔令希逸發兵襲吐蕃

何以責夷
狄

犬未必能
為崇中心
難過耳

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遂不朝二十六年大入
河西希逸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拔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
自顧失信悒悒恨恨與惠琮俱見犬崇病死誨亦以它事誅
蕭晃代希逸為河西節度與隴右節度杜希望劍南節度王
昱分道經畧碎赤嶺碑希望奪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
軍破吐蕃兵三萬昱攻安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吐蕃悉銳
來救昱大敗士卒死者數萬昱貶死明年吐蕃攻白草人
軍不勝引去晃遣將追尾大破之益州節度章仇兼瓊誘吐
蕃安戎城主為內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戍以監察御史許遠
守之吐蕃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詔改安戎

以四十萬
破四十萬
衆勇哉

日平戎、金城公主薨，上爲發哀。吐蕃使者來朝，因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西入長寧橋，騎將臧希液以銳兵五千破之。吐蕃復攻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青海，破莽布支，斬首三萬。攻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訓死之。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禽其將兀論樣郭，十載安西節度高仙芝俘大酋以獻。哥舒翰破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疆部也。是歲贊普死，子孛悉籠臘贊嗣，遣使者修好。詔京兆少尹崔光

遠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德初陷隴州、威武等城，入屯石堡，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而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詔宰相郭子儀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伊州刺史袁光廷固守不降，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於是隴右地亡，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暉，破邠州，入奉天。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畧武功，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光祿卿殷仲卿率騎度澁，或給虜曰：郭令公軍至矣。吐蕃大震，會少將

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天子還京。高暉奔至潼關，被殺。吐蕃屯原會，成渭間，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劍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會僕固懷恩反，遣其將范志誠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城守，進至奉天，子儀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禽四將。吐蕃引去，嚴武拔鹽州，取其衆八萬，虜陷涼州。永泰二年，懷恩導吐蕃回紇党項等衆二十萬至醴泉，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瑊日進屯奉天，子儀屯涇陽，天子自率六軍屯於苑。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馬馳之，騎士二百繼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斃，虜大驚辟易，日進

挾虜將躍出，舉軍望而譟，日進與騎士還。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虜多死，乃收軍入壁。日進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幟械甚衆。虜徙營九變之陰，會懷恩死，虜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大曆間，吐蕃寇靈州，州兵破之上首級五百。三年虜引衆十萬復攻靈州，畧邠州，馬璘、白元光再破其衆。劍南亦破虜萬人。八年虜六萬騎侵靈州，馬璘以兵掩之，射豹皮將死，軍中哭遁去。郭子儀又破其衆十萬。明年西川節度崔寧破吐蕃氏蠻黨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酋領千人，牛羊戈甲甚衆。寧

乞立贊之
並史不載

攻望漢城破之。又破西山及邛南寇，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遂侵黎雅。天子發兵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畱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宗卽位，顧歲與虜确，其亡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感愧，贊普乞立贊曰：我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卽位而發兵攻靈州三也。卽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復遣倫還蜀，俘倫再至，虜懼甚，授館作樂，遣論欽明、思等從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猥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請雲州西盡賀蘭山。

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漢衡遣判官常魯與論悉諾邏入朝，道贊普語帝，乃以獻爲進，賜爲寄。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界於賀蘭。漢衡等與結贊盟於清水，宰相李忠臣等與區頰贊盟京之右郊。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求地。天子第賜莽羅帛萬匹，虜以爲怨。貞元二年，虜犯渭隴，邠寧游騎至好時，詔左監門將軍康成使虜軍，尚結贊亦令論乞陀來請盟。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以銳兵三千薄其中軍，虜驚潰走。結贊僅免虜侵鳳翔，晟擊郤之，轉攻鹽夏，陷之。詔駱元光經

畧鹽夏元光濱塞而屯馬燧跨河相犄角結贊懼請盟欲以
鹽夏還唐請悉遣宰相元帥會盟并言靈鹽節度杜希全涇
原節度李觀外蕃所信請主盟帝以希全守靈州有分地觀
既徙官乃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於清水使先效二州
以驗信結贊辭清水非吉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從之瑊率
師二萬待期左神策將馬有鄰言土梨樹林蒼巖阻兵易詭
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州緩急可休乃定盟平涼瑊
約結贊主客均以兵三千至壇外以游軍交邏將盟結贊伏
精騎二萬於壇西縱邏騎出入瑊軍瑊將梁奉貞亦束馬入
虜軍圖陰執之而瑊不知也瑊等從容就幄更衣虜忽三伐

鼓譟而進瑊不知所出走幄後得馬不銜而馳虜追之矢如
雨幸而不傷至元光營乃免裨將辛榮兵數百據北阜與虜
戰矢盡乃降判官韓弇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衡及判官鄭叔
矩路泌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五百生獲千餘人初結贊
將劫杜希全李觀以銳兵直趨京師不克又欲禽瑊等乘虛
入寇既引去至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渾瑊戰武功我
力也許裂地償我而自食其言吾作金枷必得瑊以見贊普
乃今失之徒致公等無益也當使人歸報虜戍鹽夏涉春大
疫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焚二州而去結贊送漢衡等
至境上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

等放其使結贊以羗渾衆剽汧陽華亭畧男女萬人以畀羗
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塹谷者千數更攻連雲堡
守將張明遠降於虜虜分捕山間亡人及牛羊涇隴邠州之
民蕩盡矣四年五月虜三萬騎畧涇邠寧慶鄜州係執數萬
初吐蕃寇邊畏春夏疾疫嘗以盛秋至是多得唐俘厚給田
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五年韋臯以劍南兵戰臺登殺虜將
乞臧遮遮盡得鄜州地北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陷北廷都
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尚爲唐守自虜殘鹽州邊塞無以
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城
之詔朔方河中晉絳邠寧副元帥渾瑊合諸鎮兵三萬陳城

下以胡堅張昌爲鹽州行營節度使築之役夫六千人閱二
旬訖功而虜兵不出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遂戍之當是時韋
臯功最高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沒籠乞悉莨又
與南詔破之於神川俘馘三萬是歲尚結贊死明年贊普死
其子足之煎立韋臯取新城十四年拔末恭頤二城十七年
虜陷麟州殺刺史郭鋒虜將徐舍人陰縱所俘道人延素夜
逸謂之曰我乃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先祖起兵不克子孫奔
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顧不能自拔耳日
者按邊求資糧至麟州守者無備遂入之知郭使君勲臣家
欲安全之不幸死於亂兵語方已會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遂

本恭一城
國一城

引去飛鳥使傳騎也。韋臯既數折虜兵，籠官馬定德遂降。因定昆明諸蠻，臯圍維州，沒籠乞悉苲，引兵十萬來援。臯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使千人嘗敵，乞悉苲見兵寡，悉眾來追。伏兵四合，急擊，遂禽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使使者入朝。永貞元年，遣論乞縷勃藏歸金帛，馬牛助崇陵。憲宗初，遣使者修好，還其俘吐蕃，亦遣縷勃藏來。後比年來朝，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闡布書。鉢闡布虜，屠豫國事者也。自是朝貢歲入。又欵隴州塞，丐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死，可黎可足立，遣右衛將軍烏重玘弔祭吐蕃，使論矩立藏來朝。旋寇宥州，靈州兵擊之，斬首二

獨言子若

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玘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緝破其眾三千。劍南兵拔峨和栖鷄城。吐蕃節度論二摩總兵十五萬圍鹽州，為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夜襲其營，晝出戰，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騎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沙州刺史周鼎為唐固守。贊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議焚城郭，引眾東奔。眾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飲射，朝射死沙奴，執鼎而縊之。自領州事。城守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眾。朝喜曰：民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諄曰：苟毋徙它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

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毒殺闡朝州人，皆胡服，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哭而藏之。長慶元年，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命宰相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墮，蘭州地多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塵蓋夾道而觀，至龍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先人從軍沒於此，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嗚咽。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虜名鐵刀城，崖壁峭隘，鳥道回屈，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信安王禕、張守珪所定

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遙，蓋隴右故地也。曰悶坦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栢，坡皆丘墓，旁作屋，頽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纍，率十步植長槩百根，中樹大幟爲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披素褐，結朝霞，冒佩金鏤劍，鉢掣逋立於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至，給事中論悉答熱來

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畧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於下，歃血盟畢，重以浮屠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尚塏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塏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幾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未始妄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塏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

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犬羊同國，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澁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畧如此。虜遣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將軍令狐通等答之。比歲，使者獻金盃銀冶，犀鹿犛牛，寶曆至太和，再遣使者來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降，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

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其一面崖其三濱江虜號無
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
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
帶金皿獺褐犛牛尾霞毼馬羊橐它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
事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
磨嗜酒好畋獵喜內凶復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
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國中地震
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鼠食稼人饑疫死者相枕籍鄯
廓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會昌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
命將作監李璟弔祭無子以妃緜氏兄子乞離胡爲嗣始三

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
尚多何至立緜氏子耶。哭而去用事者殺之落門川討擊使
尚恐熱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不勝保渭州奉表歸唐求冊
爲贊普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等兵迎
援恐熱旣至詔尚書左丞李景讓問所欲恐熱倨夸自大求
河渭節度使不許還過咸陽橋歎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河
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奔
廓州於是鳳翔節度李玘復清水收秦州涇原康季榮復原
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數萬靈武李欽取安樂州邠寧張
欽緒復蕭關山南西道鄭涯得扶州河隴高年千餘見於闕

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解辮易服詔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藝貸五歲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饒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畱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不及萬里也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川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畧之未暇也至是羣臣奏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今不勤一卒

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復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謚號顯揚後世又曰朕且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傑歸唐一日率眾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令部校十輩皆操挺納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號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及渾末部萬帳降拜延心武衛將軍河渭等州都游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東歸七年北廷回鶻僕

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與恐熱大戰斬之傳首京師八年義
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溪守歸義十三
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授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甘
州爲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於渾末亦曰嗚末吐蕃奴部
也虜法出師發豪室以奴從平居散居耕牧及恐熱亂無所
歸數千人相嘯合以嗚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磨壘宕
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史緯卷二百三

唐書三十四

列傳

回鶻

回鶻其先匈奴也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表紇薛延
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思結斛
薛奚結阿跌白霽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表紇隋曰韋紇
其人驍彊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
厥資其財力以雄北荒大業中突厥處羅可汗攻脇鐵勒哀
責其財又恐其怨集渠豪數百悉阮之韋紇與僕骨同羅拔

野古叛去，自為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推時健俟斤為君。長子曰菩薩，材勇有謀，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下皆畏附。時健死，部人立菩薩，其母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由是寢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十萬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鬣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建牙獨樂水上。貞觀三年來朝，獻方物。突厥亡，惟回鶻最為雄彊。菩薩死，其酋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破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河為境，遣使者獻款。太宗為幸，厚賞其功。鐵勒諸部來言：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

官，詔張飲高會，引見渠長，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為瀚海，多覽葛部為燕然，僕骨部為金微，拔野古部為幽陵，同羅部為龜林，思結部為盧山，皆號都督府。以渾為臯蘭州，斛薛為高闕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羽為榆溪州，奚結為雞鹿州，思結為蹄林州，白霫為寘顏州。其西北結骨部為堅昆府，北骨利幹為立闕州，東北俱羅勃為燭龍州，皆以酋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其都督、刺史給立金魚符，黃金為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秘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玷，置朱提瓶，潛流注酒，自

左閭通玷趾入之瓶轉受百斛鐐益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官以上祖飲尚書省中渠領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道世爲唐臣乃詔磧南置郵六十入所具馬湏肉待使客歲納貂皮爲賦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一似突厥帝更詔回紇它部爲祁連州白霽它部爲居延州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吐迷度之妻遂殺之而歸車鼻可汗烏紇車鼻塔也燕然副都護元禮臣遣人給烏紇許奏爲都督烏紇往謝因斬以徇帝恐諸部攜貳命兵部尚書崔敦禮持節臨撫贈吐迷度左

衛大將軍賻祭甚厚擢其子婆閏左驍衛大將軍襲父所領阿史那賀魯寇北廷婆閏以騎五萬助契苾何力破賀魯遷右衛大將軍婆閏死子比栗嗣比栗死子獨解支嗣武后時突厥默啜方彊取鐵勒故地回鶻與契苾思結渾度磧徙甘涼間獨解支死子伏帝訇立助唐殺默啜伏帝訇死子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奐誣其罪流死灤州其族子瀚海司馬護輸殺君奐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後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天寶初助拔悉密擊走突厥烏蘇可汗又襲破拔悉密斬頡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狀自稱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域千七百里西

城漢高闕塞也。悉有九姓之地。復破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每戰以二客部爲先鋒。詔拜懷仁可汗。明年裴羅攻殺突厥白眉可汗。遣頓啜羅達干來上功。拜裴羅左驍衛大將軍。斥地東極室韋。西至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裴羅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剽悍善用兵。歲遣使者入朝。肅宗卽位。遣使來請助討祿山。帝詔燉煌郡王承宗與約。而令僕固懷恩送王。因召其兵。可汗以可敦妹爲女妻承宗。遣渠領來請和親。帝封爲毗伽公主。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會呼延谷。帝駐彭原。使者葛羅支來見。恥其班在下。帝引升殿。慰而遣之。可汗遣太子葉護將

四千騎來。帝冊毗伽公主爲王妃。擢承宗正卿。可汗封承宗爲葉護。令與葉護共將。帝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昆弟。葉護大喜。到扶風。子儀犒飲三日。旣行。日賜牛二十。羊二百。米四十斛。香積之戰。陳於灑上。賊伏騎於左。將襲我。僕固懷恩麾回紇馳之。盡殺其伏。出賊背。與李嗣業夾擊之。賊大敗。進收長安。懷恩率回紇繞都而南。壁滻東。進次陝西。戰新店。子儀傾軍逐北。亂而卻。回紇望見踰西嶺。曳旗趨出。賊後賊反。顧驚潰。追奔數十里。人馬相騰籍。死者不可勝計。收器仗如丘。安慶緒棄東京。北度河。奸人導回紇大掠東都三日。葉護還京師。帝坐前殿。召葉護升階。席酋領於下。宴勞之。各賜錦

繡繪器進葉護司空爵忠義王歲給絹二萬匹使至朔方軍受賜乾元元年回紇使者多彥阿波與大食酋閣之等俱朝爭長有司使異門並進回紇請昏帝許之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冊磨延啜為毗伽可汗詔漢中王瑀為冊命使帝餞公主送至咸陽數慰勉之主泣曰國方多事死不恨瑀至虜可汗胡帽頰袍坐帳中儀衛尅嚴引瑀立帳外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昆弟也時中人雷靈俊立瑀上可汗問為誰瑀曰中人也可汗曰中人奴爾顧立郎上乎靈俊趨下瑀入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好比中國與夷狄昏皆宗室子今寧國乃帝之女有德容

何也抑
客耶

萬里來降可汗天子婚禮當再拜受詔反責親王不拜耶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尊主為可敦瑀所齎賜物可汗盡與其牙下酋領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白氍等使王子骨吸率騎三千助討賊帝命僕固懷恩領之又遣大首領蓋將軍與三女子謝昏并告破堅昆功明年骨吸與九節度合兵戰相州王師潰骨吸奔京師帝厚賜遣還可汗死國人欲以公主殉公主曰中國人婚死朝夕臨喪三年禮也回紇萬里結昏本慕中國殉葬非禮也乃止後以無子得還葉護太子前死次子牟羽可汗立其妻僕固懷恩女也使大臣俱錄入朝并問公主起居代宗卽位以史朝義未滅遣中人劉清潭往結

好且發其兵未至朝義使人詐回紇曰唐再喪君國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遂引兵南寶應元年八月也清潭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耶清潭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卽天子位仁聖英武類先帝昔與葉護收二京破安慶緒與可汗素厚且唐歲給繒綃回紇豈忘之耶時回紇已踰三城見州縣榛蕪亭障無備有輕唐心乃遣使收單于府兵糧數以語凌清潭清潭密奏回紇兵十萬向塞朝廷震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遇於太原密識其兵裁四工老弱萬餘馬四萬與可敦偕來帝令懷恩與之會回紇因遣使上書請助天子討賊欲入蒲關徑沙苑而東子昂說之曰

機會

自寇亂來州縣空殘供億無所資且賊在東京若入井陘以取衛懷收賊帑藏乃鼓而南上策也不聽子昂請趨太行道南據河陽扼賊咽喉又不聽曰然則食太原粟次陝州與澤潞河南兵合回紇從之詔以雍王爲天下兵馬元帥以子昂與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爲元帥判官東會回紇敕元帥爲先鋒與諸軍會陝州王見可汗可汗責王不蹈舞子昂曰王嫡皇孫二宮在殯禮不可以舞蹈回紇曰可汗爲唐天子弟於王叔父也容有不舞蹈乎子昂言元帥唐太子也將君中國而可蹈舞見可汗哉回紇令子昂出而榜韋少華魏琚一夕死王還營軍士以王見辱將攻回紇王以賊未滅

止之於是懷恩與虜左設為先驅朝義使人反間之左設執
 以獻與賊戰於橫水破之進收東都僕固瑒率回紇兵與朝
 義再戰蹀血二十里朝義死河北悉平可汗出太原去初回
 紇至東京放兵攘奪人多登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
 怒焚浮屠殺萬餘人至夜斫含光門帝贈少華左散騎常侍
 琚揚州大都督賜一子六品官冊可汗曰毗伽可汗可敦曰
 允親可敦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十萬戶以左設為雄朔
 王右設為寧朔王胡祿都督金河王拔覽將軍靜漠王十都
 督皆國公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
 虜爭長回紇首領潛見郭子儀請擊吐蕃自效會大雪吐蕃

閉營撤備遂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禽萬人獲馬橐它牛羊
 收所俘唐戶五千僕固名臣降胡祿都督等二百人來朝賜
 與不可計名臣懷恩兄子銳將也大曆三年允親可敦卒帝
 遣右散騎常侍蕭昕持節弔祠以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遣
 工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敦賜繪綵二萬時回紇留京師
 者掠女子於市縱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奪長安令馬有司
 不敢詰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殺人橫道京
 兆尹黎幹捕之詔勿劾刺人東市縛送萬年獄劫取去德宗
 立使中人告喪且修婦時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見使者
 不為禮宰相頓莫贊曰唐大國無負於我前日我入太原取

羊馬數萬比及國亡，耗略盡。今舉國遠鬪，有如不捷，將安歸耶？可汗不聽。頓莫賀怒殺之，屠其左右及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爲可汗。使長建達干從使者入朝，詔京兆少尹源休持節冊爲可汗。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畱京師，至千人，貲產甚厚。酋長突董等還國，囊裝繼道，多以橐盛女子，畱振武三月，供擬不貲。及聞頓莫賀立，殺九姓胡人多亡去。突董察視嚴急，羣胡請軍使張炆戡之。炆上言：回紇之彊，九胡助之。今其國亂，方相屠，不以此時乘之，復歸人與幣，是資盜糧也。乃使裨校陽不禮之。突董怒，鞭之。炆戡勒兵盡殺回紇，收橐它馬數千，繪錦十萬。令曰：突董辱大將，謀取振武。

已誅之矣。帝召炆還，以彭令方代之。救源休，俟命太原。明年，乃行。因歸突董等喪。突董可汗諸父也。源休至，可汗命大臣出迎，其大相頡干伽斯踞坐，責休殺突董事。休言：彼自與張炆戡死，非天子命。休等幾死者數，畱五旬，可汗卒不見。使人謂休曰：國人皆欲殺爾，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汗耳。今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爲我言。有司所負馬直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遣康赤心等隨休來朝。帝賜以金繒，後三年，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不許。宰相李泌極言和親之便，上乃許。咸安公主下嫁，詔使者合闕達干見公主於麟德殿。使中謁者齋公主畫圖，賜可汗。明年，可汗

應省畫圖

遣宰相跌跌并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率大臣之妻五十人
納聘且逆主跌跌至振武爲室韋所鈔戰死其下七百人入
朝帝御延喜門見使者可汗上書甚恭言昔爲兄弟今壻半
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請以兵除之又請易回紇曰回鶻言
捷驚猶鶻然帝饗回鶻公主命賢妃爲主比歸凡再宴設公
主官屬視王府以滕王湛然爲昏禮使右僕射關播護送冊
拜可汗爲天親毗伽可汗公主爲孝順可敦貞元五年可汗
死子多邏斯立以鴻臚卿郭鋒持節冊爲可汗是歲可汗爲
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少可敦僕固懷恩之孫懷恩子爲回
鶻葉護故號葉公主云可汗之弟自立其大臣共殺篡者以

可汗幼子呵啜嗣宰相頡于迦斯方攻吐蕃聞變而還可汗
出勞以帝所賜器幣餉迦斯拜且泣曰今幸得繼絕皆仰食
於父也迦斯相持哭遂臣事之以器幣悉給將士其國遂安
遣達北特勒來告詔鴻臚少卿庾鋌冊阿啜爲可汗十一年
可汗死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遣使來告詔秘書
監張薦持節冊爲可汗骨咄祿本跌跌氏盡取可汗子孫內
之朝廷永貞元年可汗死詔冊所嗣俱錄爲可汗元和初遣
摩尼來朝摩尼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歲往來西市商賈
與囊橐爲奸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主歷四可汗居回鶻凡
二十一歲可汗死憲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誠冊所嗣爲保義

可汗保義遣伊難珠請昏未報以三千騎至鷓鴣泉振武節度使以兵屯黑山備虜禮部尚書李絳言回鶻盛彊北邊空虛其憂有五北狄貪冒惟利是視比人馬求直再歲不至豈厭繪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一可憂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戈甲不備城池不固修天德則回鶻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也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援艱阻三可憂也自通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虛實虜悉知之調發在旬朔外係壘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若久畱役費轉廣四可憂也北狄西戎素相攻伐故邊境無虞回鶻若與吐蕃

結約解仇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可憂也今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臣謂宜聽請婚使守蕃禮其利有三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治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威則西戎怨愈淡夷狄相攻寇掠止息三也今捨三利取五憂甚非計也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常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婚貲非損小益大乎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非兵三萬騎五千不足用也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穆宗立回鶻又使合達干來求婚許之俄而可汗死冊所嗣爲崇德可汗

公主許妻
俱錄可汗
者也今下
降崇德可
汗夏變於
夷久矣

可汗遣伊難珠等以葉護公主來逆女部渠二千人納馬二萬橐它千夷使之衆從來未嘗有也許五百人至長安餘畱太原詔以太和公主下降主憲宗女也帝為主建府以左金吾大將軍胡証持節護送太府卿李說為昏禮使冊拜主為可敦天子御通化門餞主羣臣班辭於道公主出塞距回鶻牙百里可汗欲先與主私見胡証不可虜人曰昔咸安公主行之証曰天子詔我送公主授可汗當以禮見不可私也乃止於是可汗升樓坐可敦升曲輿九相分負右旋於庭者九降輿升樓與可汗聯坐羣臣以次謁可敦亦建牙以二相出入帳中証等歸可敦大宴悲啼眷慕裴度伐幽鎮回鶻使渠

將李義節以兵三千佐天子平河北議者懲前患不納可汗死冊其弟曷薩為可汗太和六年可汗為其下所殺冊從子胡為可汗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引沙陀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盭駁為可汗未及命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其相駁職與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殘衆入吐蕃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為可汗南保錯子山黠戛斯已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以李陵後與唐同宗遣使者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追擊達干殺之劫主南度磧進攻天德城振武節度使劉沔拒卻之宰相李德裕言回鶻曩有功今饑且亂可汗無歸宜遣使者贍安

有禮

之帝遣兵部郎中李拭行邊其相赤心與王子嗚沒斯特勒那頡兒將其部欲自歸而公主遣使者來言烏介已立因請命大臣頡干伽思等表假振武居公主可汗帝詔右金吾衛大將軍王會持節慰撫其衆輸糧二萬斛不許借振武詔使者潛稽其行須變明年回鶻奉主至漠南入雲朔剽橫水殺掠甚衆轉側天德振武間盜畜牧詔諸道兵合討嗚沒斯殺赤心那頡兒收衆七千帳南闕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那頡兒走烏介執而殺之烏介兵彊號十萬駐牙門山嗚沒斯率三部二千騎詣振武降詔賜姓名李思忠封懷化郡王以天德爲歸義軍拜歸義軍使賜牙旗豹尾刀器諸物給其

屬冠帶詔宰相德裕采秦漢以來興殊俗有忠效者凡三十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之思忠請畱族太原率昆弟爲天子捍邊帝命處其家雲朔間烏介怒不假天德城進略大同川轉攻雲州詔發諸鎮兵屯太原以劉沔爲南面招撫使張仲武東面招撫使思忠西南面招撫使沔營鴈門又詔銀州刺史何清廟蔚州刺史契苾通以蕃渾兵出振武合攻回鶻思忠淡入諭降沔分沙陀兵益思忠屯休大柵與回鶻戰敗之沔與天德副使石雄料勁騎及沙陀契苾等雜虜夜出雲州經馬邑抵安衆塞逢虜與戰破之烏介方薄振武雄馳入夜穴壘出戰烏介驚引去雄追至殺胡山烏介被劄走雄遇公

王奉還降其衆數萬，盡收輜重及所賜詔書。烏介收餘衆，往依黑車子。詔右領軍大將軍李弘順窮躡弘順，本名愛耶勿，亦降虜也。弘順厚啗黑車子，殺烏介。其下奉其弟遏捻爲可汗。帝詔德裕記功，銘石於幽州。思忠願入朝，遂罷歸。義軍擢思忠右監門衛上將軍，分其兵賜諸節度。虜人憚隸食諸道，據滹沱河叛。劉沔坑殺三千人，遏捻哀殘部五千，仰食於奚。大中初，仲武討奚，破之。回鶻名王貴臣五百餘，轉依室韋。仲武諭令羈致，遏捻懼，挾妻子西走。室韋七姓析回鶻隸之。黠戛斯怒，將兵擊室韋，悉收回鶻還磧北。厖特勒自稱可汗，居甘州。宣宗務綏柔荒遠，遣使者省其酋長。回鶻遣人隨使者

來京師。帝冊爲懷建可汗。懿宗時，大酋僕固俊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使達干米懷王來獻俘，因請命詔許之。其後王室亂，史亡其傳。

薛延陀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其酋長曰夷男，率衆臣之。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諸姓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太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詔書，鼓纛冊拜夷男爲可汗。夷男受命，遣使貢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地大衆附，回紇諸部莫不伏屬。其弟統入朝，帝以寶刀寶鞭賜夷男。曰：下有太過者，以吾鞭鞭之。頡利可汗滅，邊塞空荒。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

隄山、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餘里、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帝恐後強大爲患、欲使內相爭、乃拜其二子爲小可汗、貞觀十五年、帝以李思摩爲可汗、度河建牙於漠南、夷男惡之。帝幸洛陽、將封泰山、夷男曰、天子封泰山、萬國悉會、行在邊障、空虛、思摩可取也。乃使大度設勒兵三十萬、一兵四馬、南絕漠、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與奚霫契丹出其東、朔州道總管李勣衆六萬騎、三千出朔州、靈州道總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出寧武、慶州道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總管李襲譽經

略之。帝敕諸將曰、延陀度漠、馬已疲、夫用兵者、見利疾進、不利亟去。今虜不急擊、思摩又不速還、勢必敗。卿等勿與戰、須其歸可擊也。旣而延陀使者來求與突厥平、帝曰、我約漠以北、延陀制之、漠以南、突厥專之、有相掠者、誅不赦。延陀父事我、而首違詔、非亂耶、不報。大度設次長城、思摩南走、大度設度不可得、乃遣人乘長城罵之、會勣兵至、遽率衆走、勣選敢死士與突騎、徑臘河、趣白道尾之。大度設知不能脫、渡諾真水、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以徒戰勝、至是却騎不用、以五人爲伍、其一執馬、其四前鬪、令曰、勝則騎而逐、負者死、沒其家以償戰士及戰、突厥兵敗、延陀逐北、勣救之、延陀縱射、

馬多死，勦乃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虛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死者十八。延陀能以術禱神致雪，冀困勦師，及是反自以敝云。帝還延陀使戒之曰：歸語可汗，爾自負其彊，以突厥爲弱，厚誅斂之，又取首領以爲質，我爲天下主，何嘗賦發於爾耶？後有利害，當謹思之。延陀遣使謝罪，又遣其叔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曰：延陀本一俟斤耳，不許。明年使突利失，益獻馬牛羊橐它，因請昏。帝謂大臣曰：延陀倔彊，朕有二策，選士十萬擊之，使無遺種，百年計也；絕昏，畱使無勞邊人，三十年計也。二

者孰利？房玄齡曰：今大亂遺氓瘡傷未完，戰雖勝，亦危道也，不如和親。帝乃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羣臣侍。陳寶器奏慶善破陣盛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臨州以成昏，夷男大喜，諾其下曰：我鐵勒諸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以公主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搜賦羊馬爲貨用，或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柰何往朝有如見畱，尚可悔耶？夷男曰：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藉令畱我，磧北亦須有主，舍我而求它，非計也。下乃不敢言。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無府庫，調斂於下，不亟集，又度磧水草乏，馬羊多死，納貢後期，帝亦止行。議者曰：

豈得是

今禮不具而與昏恐後有輕中國心乃下詔絕昏或曰既許之信不可失帝曰昔匈奴彊中國不能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彼既中國壻名重而援堅諸國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擊延陀其亡可待也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乃遣使請率師助伐高麗以刺帝意帝謂使者曰歸語汝可汗我東征能寇邊者可即來夷男沮縮遣使謝固請助軍帝嘉答之會病死帝祭於行始延陀請以庶子曳牟為突利失可汗統朔方嫡子拔灼為肆葉

護可汗統西方白道之役曳莽實為之謀國人多怨及曳莽會葬還拔灼襲殺之自立為可汗時王師猶在遼因寇邊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乃退拔灼性卞急多殺父時貴臣任所親昵國人不安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鞨東鄙小戰不利國人曰唐兵至矣諸部遂潰可汗以十餘騎遁去為回紇所殺餘衆五六萬奔西城立夷男昆弟子咄摩支為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命李勣慰安之詔勣曰延陀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咄摩支欲拒戰外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弱三萬遂滅其國咄摩支遁去聞

史綱 卷二百三
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業丐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初
延陀將滅有二人丐食於其部者延入帳中其妻視之人身
而狼首其夫不覺也已食去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
見二人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而走至是果敗於此
山下帝以延陀滅欲并薛契苾等降之因幸靈州遣道宗率
阿史那社尒等分討之鐵勒十一部皆歸命請吏內屬道宗
等徑磧擊延陀餘衆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萬徹抵北道
諭降回紇諸酋共言世世以奴事天至尊爲可汗死不恨帝
分其地爲州縣北荒遂平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至永徽時
延陀部亡散者悉還高宗爲置嶧彈州以處之

骨利幹處瀚海北產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
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
羊胛及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旣入朝詔以其地爲玄
闕州其大酋俟斤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曰騰霜白皎雪
驄凝露驄縣光驄決波驄飛霞驄發霜赤流金駟翔麟紫奔
虹赤厚禮其使龍朔中以玄闕州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
黠戛斯古堅昆國李陵苗裔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者北白山
之旁後訛爲結骨亦曰紇圻斯云未始與中國通貞觀二十
二年聞鐵勒等入臣其酋長俟利發來朝太宗勞享之謂羣
臣曰往渭橋斬突厥自謂功多今俟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俟

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爲左屯衛大將軍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立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玄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狄語訛爲黠戛斯蓋回紇呼之若曰黃赤面云常與大食相依仗大食有重錦二十橐它乃勝裁爲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官其君長阿熱爲頡斤回鶻稍衰阿熱自稱可汗回鶻伐之不勝拏鬪二十年回鶻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焚其牙及公主所廬悉收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罕山之南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者衛

送公主還朝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阿熱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太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爲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宰相議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云

北狄

契丹本東胡種，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其君大賀氏名摩會。貞觀三年來降，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今已降我，尚可索耶師都。唐編民盜我州部，依附突厥，我將禽之，不可以易降者。帝伐高麗，還過營州，盡召其酋長，差賜繒綵，大酋曲據來歸，以其部爲玄州，拜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屈哥舉部內屬，置松漠都督府，以爲都督，賜姓李。屈哥死，其孫枯莫離爲彈汗州刺史，封歸順王。盡忠爲松漠都督，族人萬榮爲歸誠州刺史。時營州都督趙文翹數侵侮之，盡忠等怒，萬榮本以侍子入朝，知中國險易，舉兵。又文翹據營州反，盡忠自號無上可汗，以

萬榮爲將，縱兵四略，所向輒下，不浹旬，衆數萬，攻崇州，執討擊副使許欽寂。武后詔鷹揚將軍曹仁師、金吾大將軍張玄遇、右武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擊之，戰於西碛石。王師敗績，玄遇、仁節爲虜，所禽后以武攸宜爲清邊道大總管，擊契丹，募天下人，奴有勇者，畀其主，直發以擊虜。萬榮夜襲檀州，副總管張九節募死士數百，薄戰，萬榮敗走，俄而盡忠死，萬榮收其兵，勢復振。使別將駱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詔夏官尚書王季傑、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兵十七萬討契丹，戰於東碛石，師敗，季傑死之。萬榮屠幽州，命武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婁

師德爲清邊道大總管將兵二十萬討之萬榮銳甚鼓而南殘瀛州神兵道總管楊玄基率奚軍掩其後大敗之獲何阿小降駱務整收器械如積萬榮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攻之萬榮大潰東馳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輕騎走潞河憊甚卧床下家奴斬其首降攸宜凱還后赦天下改元爲神功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開元二年盡忠從弟失活率部落來歸玄宗賜丹書鐵券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爲都督所統八部皆擢其酋爲刺史以楊元嗣女爲永樂公主妻失活明年死其弟娑固嗣與公主來朝宴賚遣還靜析軍副使可突于悍勇得衆娑固欲殺之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營州都督

許欽澹與娑固共攻可突于敗績娑固死欽澹退入榆關可突于奉娑固從弟鬱于爲君遣使者謝罪詔拜鬱于爲松漠郡王而赦可突于鬱于來朝以宗室女爲燕郡公主妻之鬱于死弟吐于嗣與可突于有隙不能定其下攜公主來奔可突于奉盡忠弟邵固統衆詔許襲王天子封禪邵固從行在以宗室出女陳氏爲東華公主妻之可突于來朝宰相李元絃不禮之怏怏而去張說曰彼獸心者唯利是向且方柄國下所附也今不假以禮後不來矣可突于殺邵固立屈烈爲王脅奚衆共降突厥公主走平盧軍詔范陽節度趙含章擊之遣中書舍人裴寬大募壯士以信安王禕爲河北道副元

帥與含章出塞討虜大破之可突于走奚衆降明年可突于
寇邊幽州長史薛楚玉副總管郭英傑吳克勤率萬騎及奚
擊之戰於都山下可突于以突厥兵來奚持兩端兵敗英傑
克勤死之帝擢張守珪爲幽州長史經略之守珪善將可突
于陽請臣而北倚突厥其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有隙守珪
使客王悔說之守珪圍可突于過折夜斬之屈烈降守珪使
過折統其部拜松漠都督可突于支黨殺之天寶四載契丹
大酋李懷秀降拜松漠都督以宗室出女獨孤氏爲靜安公
主妻之懷秀殺公主叛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討破之更封
其酋楷洛爲恭仁王松漠都督祿山表討契丹以悅帝意發

幽州劉仁之盧河東兵十餘萬以奚爲鄉導大戰潢水南祿
山敗自是侵掠不解至德後藩鎮擅地障戍斥候益謹不生
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寶應大曆間數朝獻天子以其附
回鶻不復賜官爵會昌二年回鶻破契丹酋屈戍內附拜雲
麾將軍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易回鶻所與印賜唐印曰奉
國契丹之印咸通中死族人欽德嗣允啓時天下盜興北疆
多故乃鈔奚室韋諸小部種皆役服之入寇幽薊劉仁恭踰
摘星山討之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牧畜馬多死契丹乃乞盟
獻良馬求牧地仁恭許之復入寇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
騎入守光僞與和帳飲於野伏發禽其大將羣胡願納馬五

于以贖不許復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其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一代時耶律阿保機建鼓旗爲一部不肯代自號爲王臣服諸部大賀氏遂亡

渤海本靺鞨粟末部姓大氏萬歲通天中契丹李盡忠殺營州都督趙翹反舍利乞乞仲象與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麗餘種東走保太白山阻奧婁河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爲許國公乞乞仲象爲震國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詔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擊斬之時仲象已死子祚榮引殘衆遁去楷固度天門嶺追之祚榮因高麗靺鞨兵拒楷固楷固敗還祚榮并比羽之衆自號震國王交通突厥盡得扶餘沃沮韓朝

鮮海北諸國中宗使侍御史張行岌招慰祚榮遣子入侍睿宗立拜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始去靺鞨號稱渤海祚榮死子武藝立黑水靺鞨使者入朝帝以其地建黑水州置長史武藝曰黑水假道於我與唐通今請唐官不吾告是必與唐腹背攻我也遣弟門藝發兵擊黑水門藝嘗質京師謂武藝曰黑水請吏而我擊之是背唐也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可謂雄彊唐兵一臨埽地盡矣今我衆比高麗三之一王將背之不可武藝不從門藝固諫武藝怒將殺之門藝間道自歸武藝請誅之詔處之安西好報曰門藝窮來歸我誼不可殺已投之惡地遣鴻臚少卿

門藝實不
在安西故

李道邃諭旨從者漏言武藝上書言陛下不當以妄示天下
請殺門藝帝怒左遷道邃而陽斥門藝武藝率海賊攻登州
帝遣門藝發幽州兵擊之使太僕金思蘭使新羅督兵攻其
南會大寒雪士多凍死乃還武藝募客入東都刺門藝於道
門藝格鬪得不死河南尹捕刺客殺之武藝死子欽茂立有
詔嗣王訖帝世欽茂朝獻二十九大曆中獻舞女十一人欽
茂死子孫貢獻不絕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
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爲
上京曰龍井府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獺貊故地爲東京曰
龍原府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

溱府扶餘故地爲扶餘府挹婁故地爲定理府率賓故地爲
率賓府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鐵利故地爲鐵利府越喜故地
爲懷遠府又曰長嶺府鄭頡府安邊府安元府其俗所貴者
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餘之鹿鄭頡之豕
率賓之馬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紬位城之鐵盧城之
稻濬沱湖之鰾九都之李樂游之梨幽州節度府與相聘問
云

東夷

高麗本扶餘別種其君居平壤城漢樂浪郡也有水色若鴨
頭號鴨渌水平壤在鴨渌東南以巨艦濟人恃以爲險其州

縣六十大城置僊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比、刺史、分五部、內部、卽漢桂婁部也、北部、卽絕奴部也、東部、卽順奴部也、南部、卽灌奴部也、西部、卽消奴部也、人喜學、至窮家、小戶亦相矜、勉、衢、側、構、嚴、屋、號、局、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王高元死、弟建武嗣、武德初、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遣還、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遣使者拜爲高麗王、命道士爲講老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之、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請與二國平、太宗禽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

帝詔長孫師臨遼、隋士戰、齒、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遣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豐、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爲道親、處存亡、人人垂涕、大德言高昌滅、建武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建武必救之、我以舟師自東萊航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嗣父爲東郡大人、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召諸部、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盡殺之、馳入宮殺建武、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

專國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地踐以升出入陳兵長呼行人畏竄至投坑谷或勸帝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爲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甚易但不欲勞人耳長孫无忌請賜書安慰之哀其亡撫其存彼當聽命會新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伐謹歸命天子帝召使者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患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建以陣二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修戎器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故爲所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汝計孰取使者不能對乃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使止勿攻使未

至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論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烏足論耶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獎還奏帝將伐之新羅復請援乃下吳船四百艘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出討會遼水溢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請遣官入宿衛帝怒曰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仗節死義乃爲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帝欲自將討之召耆老告之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若我能拊循之毋庸憂也羣臣皆請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

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弒君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輸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以張亮爲平壤道大總管常河左難當副之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率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毋飾營頓毋豐飲食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發契丹奚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

曰今天卜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彊謀臣導以征討兵革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入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救州縣治療士大悅帝身屬橐鞬結兩籠於鞍四月勣濟遼水高麗皆城守帝大饗士帳於幽州之南詔長孫无忌誓師乃引而東勣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虜其口三千游兵鴨淥上勣遂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骼高麗發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馬以望見高麗陣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狗帝度遼水徹橋

梁以堅士心營馬首山身至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利矛妄言前燕時天所降巫言朱蒙悅城必完城中飾美女爲神妻以悅之會南風急軍士縱火焚西南城死者萬餘士卒登城虜蒙盾以拒舉長矛舂之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爲遼州初帝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烽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山濱水險甚帝屯西北虜酋孫伐音丐降而衆心不一帝怒許以虜口界士衆而賜伐音唐幟使建於堞幟舉城人謂唐兵登矣乃降李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掠朕不忍

可以庫物賞之獲男女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巖州拜伐音爲刺史莫離支以兵戍蓋牟而質其家戍兵爲勣所俘請自効帝曰而爲我戰而家盡戮矣用一人夷一家不可稟而縱之次安市高麗北部高延壽南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馬牛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大對盧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傑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服今埽地而來謀臣猛將皆在其鋒不可校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饗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欲歸無

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兵距安西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虜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稍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屯。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无忌精兵萬人出虜背。帝以騎四千偃幟出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於平川，日明日中納降虜於此。旦日虜視勣軍少，卽戰。帝望无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囂勦以步槊擊敗之。无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无忌勦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

贊我也。下馬再拜謝，況於天。延壽勢窮，舉衆降，入轅門，膝行稽首請命。帝簡酋長二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炆甲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烟。因號所幸山爲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貞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三日，命飼之，賜以屨，遣之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塹壘，謹斥候而已。士運糧者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安市地險而衆悍，擊不能下。建安恃險，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拔。建安得則安市在吾掌中。勣曰：今積糧遼東而

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貞曰：烏骨城，倭薩巴耄朝攻，夕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可至。若取烏骨，度鴨淥迫其腹心，計之善者。无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大眾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攻安市，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勸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之，故死戰。帝聞城中雞豕聲，曰：圍久，竈無烟，今雞豕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繼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枝雜土積之，距圍成，迫城不數丈，果殺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頽，伏愛私去所部虜兵，自頽城出，據而塹斷。

之積火，列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至渤澥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无忌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助役，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十月，兵畢度，始行。士十萬，逮還，死者僅千餘。詔集戰骸，葬於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及是，太子進絜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沒爲奴婢，將分賞士。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爲民。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謝罪，獻二美人。帝不受。又明年三月，詔牛進達爲青丘道大總管，自萊州度海。李勣爲遼東道大總

管由新城道以進次南蘇虜兵戰不勝焚其郭七月進逢取石城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還藏遣子高任武謝罪二十二年詔薛萬徹爲青丘道大總管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與虜戰於曷山敗之虜夜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淥拒泊灼城四十里而舍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而還帝謂長孫无忌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爲大總管一舉可滅也帝決取虜詔萊州刺史儲糧械於三山浦越州都督治大艦以待會帝崩乃罷藏遣使者奉慰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於新城爲契丹所破契丹遣使來告捷六年新羅訴高麗

靺鞨奪其城三十六惟天子哀救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焚外郭引還顯慶五年天子已平百濟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沮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上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高麗旣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則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不如勿征滅之不如勿滅武后亦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沮江遂圍平壤龐奉泰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

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詔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龐同善高偁爲總管薛仁貴李謹行爲後軍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衆來會詔李勣爲遼東道大總管與契苾何力并力獨孤卿雲由鴨綠道郭待封由積利道劉仁願由畢列道金待問由海谷道並爲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於遼東明年勣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營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師趨平壤三年勣拔扶餘城餘三十城皆納款同善守新城男建造遣兵襲之仁貴橫擊大

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事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釁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鬩狼爲我鄉導虜之情僞我盡知之將勇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麗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薦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契苾何力會勣軍於鴨綠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樹素幡降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

浮屠信誠約內應門啓兵謀而入男建自刺不殊執藏等收
 五部凡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勦凱還詔獻俘昭陵十二
 月帝坐含光殿引見勦等以藏素脅制赦為太常伯男產少
 卿授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為司衛卿信誠
 為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左衛大將軍勦兼
 太子太師分其地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置安東都
 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與華官參治仁貴為都護
 總兵鎮之是歲郊祭以高麗平謝成於天總章二年徙高麗
 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大長鉗牟岑率眾反立藏外孫安舜為
 王詔高侃李謹行為總管討之舜殺鉗牟岑走新羅侃徙都

新羅高麗
 世仇今反
 援之亦唇
 齒之慮也

所謂得其
 人不可臣

護府治遼東州破叛兵於安市俘新羅援兵二千李謹行破
 之於發盧河俘馘萬計平壤殘民相率奔新羅凡四年乃平
 始謹行畱妻劉氏守伐奴城虜攻之劉氏勒兵守賊引去帝
 嘉之封燕郡夫人儀鳳二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
 遼東以安餘民編僑內州者皆遣之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
 藏與靺鞨謀反召還流邛州死舊城往往入新羅遣人散奔
 突厥靺鞨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為朝鮮王使統舊部不行明
 年以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後稍自為國至元和未遣使者
 獻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武德四年王扶餘璋遣使朝貢高祖冊為

百濟王與新羅世仇，數相侵伐。太宗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之鄰國，聞數相侵暴，朕已詔新羅申和王，宜忘前怨，識朕本懷。璋奉表謝，然兵亦不止。十五年，璋死，使者素服奉表曰：「君外臣百濟王扶餘璋卒，帝爲舉哀，立武門，贈光祿大夫，賻賜甚厚。命祠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爲王。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明年，與高麗連衡伐新羅，取四十餘城，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齋書諭解之。義慈聞帝討高麗，乃間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高宗立，乃遣使者來，帝詔義慈曰：「海東三國開基舊矣，地固犬牙，比者侵伐無寧歲。新羅大城皆爲

王并歸窮於朕，巧王歸地，昔齊桓一諸侯尚存亡國，況朕萬方主，可不卹其危耶？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所俘亦畀還王，不如詔者，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進討，王可思之，無後悔。永徽六年，新羅復訴百濟高麗，鞞鞞取北境三十城。顯慶五年，詔蘇定方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劉伯英、馮士貴、龐季泰等，發新羅兵討之。自成山濟海，百濟守熊津口，定方縱擊，虜大敗。王師承潮以進，趨真都城，一舍止屯，虜率衆來拒，復破之，斬首萬餘級，拔其城。義慈挾太子隆走北鄙，定方圍之。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守，隆子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乃自王，若唐兵解去，置我父子何地？」與左右縋出，民皆從之。泰不能止，定

子必不
此

方令軍士超堞立幟，秦開門降。定方執義慈、隆及小王酋長五十八人送京師，平其國。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戶七十六萬，乃析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擢酋長治之。命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王文度爲熊津都督，定方以所俘見，詔釋不誅。義慈病死，贈衛尉卿。許舊臣赴臨，授隆司稼卿。文度卒，以劉仁軌代之。璋從子福信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爲王。西部皆應，引兵圍仁願。仁軌發新羅兵往救，道琛立二壁於熊津江。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賊奔人壁，爭梁墮溺者萬人。新羅兵還，道琛保任存城，使告仁軌曰：聞唐與新羅約，破百濟無者，幼皆殺之，畀以國。

我與受死，不若戰。仁軌遣使齎書答之，道琛倨甚。館使者於外，曰：使人官小，我國大將，禮不當見。遣還，仁軌以衆少，乃休軍養威，合新羅圖之。福信殺道琛，并其兵。豐不能制，龍朔二年，仁願破之。熊津拔支羅城，夜薄真峴，比明入之，斬首八百級。新羅餉道乃開，仁願請濟師，詔孫仁師爲熊津道總管，發齊兵七千往。福信謀殺豐，豐斬之。與高麗倭連和，仁願仁師與新羅王金法敏率步騎，劉仁軌率舟師，自熊津江偕進，趨周留城。豐屯白江口，四遇皆克，焚四百艘。豐走，不知所在。僞王子扶餘忠勝率殘衆及倭人請命，諸城皆復。仁願勒兵還，留仁軌守。帝以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憾，招

還遣人麟德二年與新羅王會熊津城刑白馬以盟仁軌爲盟辭作金書鐵契藏於新羅廟中仁願等還隆亦歸京師儀鳳時遣歸藩時新羅強隆不敢入舊國寄治高麗死武后以其孫敬襲王其地已爲新羅渤海靺鞨所分百濟遂絕新羅弁韓苗裔也貞觀五年王真平獻女樂二太宗曰比林邑獻鸚鵡言思鄉巧還況於人乎付使者歸之真平死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國人號聖祖皇姑爲高麗百濟所攻使者來乞師會帝親伐高麗詔率兵以披虜勢善德遣兵五萬入高麗南部拔水口城以聞善德死妹貞德襲王高宗五年攻百濟破之貞德織錦爲頌以獻貞德死子春秋襲王百濟高麗

靺鞨共伐取其三十城春秋遣使者來請救帝命蘇定方討之以春秋爲嶠夷道總管遂平百濟春秋死子法敏嗣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大將軍仁問爲新羅王詔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發兵討之上元二年仁軌破其衆於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斬獲甚衆李謹行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仁問乃還法敏辭王詔復官爵然多取百濟地遂抵高麗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漢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統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縣有小守法敏死子政明嗣遣使者來朝焉唐禮武后賜吉凶

禮政明死子興光嗣開元中遣使朝貢并獻二女帝曰女皆王姑姊妹別親離國朕不忍畱厚賜還之又遣子弟入太學渤海靺鞨入登州興光擊走之進寧海軍大使死子承慶嗣命鴻臚少卿邢璣弔祭詔璣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爲副其國高奕皆出其下承慶數傳後國大亂有張保臯鄭年皆善戰年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保臯勇健不及年而齒長常不相下皆自其國來爲武寧軍小將後保臯歸新羅見其王曰徧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王使保臯守之自太和

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年客漣水饑寒一日謂戍主馮元規曰我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若與保臯素不相能柰何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耶年至謁保臯保臯大喜痛飲未卒聞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以兵五千人與年持年而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王召保臯爲相以年代守清海

